



玉函山房輯佚書

口 11
1236
86

八十六



1236
86

明
1236
86

目耕帖卷九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書三

書序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竹書紀年帝啓
 二年王帥師伐有扈大戰于甘淮南子齊俗訓有
 扈氏爲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高誘註有扈啓
 之庶兄也以堯舜與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
 世本亦云扈爲啓之庶兄是伐有扈爲夏啓事明
 矣而劉向說苑理政篇子貢曰禹與有扈氏戰三



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莊子
人間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墨子明鬼篇夏書禹
誓曰大戰于甘呂氏春秋召類篇禹攻曹魏屈鷺
有扈以行其教此皆以爲禹事呂氏春秋先己篇
又云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
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
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
味琴瑟不張鐘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
使能期年而有服此又以爲夏后相事又楚

辭天問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斃于有扈牧夫
牛羊又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
從又似伐有扈爲少康事蔡邕銘論殷湯有甘誓
之勒則又誤以爲湯事考太平御覽卷八十二帝
啓事中引呂氏春秋作夏后伯啓伯字古多作柏
南宋後本遂誤爲相其他以爲禹事者禹時有扈
氏叛禹滅之故以封其庶子至啓時復據有扈以
叛故啓有甘之戰也陳本禮屈詞精義該朱子謂
是啓字有扈王逸注澆國名當時大戰於甘有扈

雖滅而其怙強稔惡之衆如澆者固未盡殄也及太康尸位餘孽一時同逞所以卒遭羿澆之禍蓋兵端由於伐扈以致后緡歸於有仍爲牧正是終弊於有扈氏也又云少康官於有仍爲牧正而云有扈者蓋是時少康使艾謀澆不敢顯言有仍故託名有扈潛蹤而出與女艾擊澆也說極深至可以翼經

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孔傳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又云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釋文引

馬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史記集解引鄭元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武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鄭孔義同蔡傳三正用馬說似不及鄭孔義也

墨子引甘誓曰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土之欲也予恭行天之罰也與今書殊異

段氏撰異夏書甘誓天用剝絕其命天寶以前本如是釋文曰剡子六反玉篇子小反馬本作剡開寶

以前如是今玉篇剝子小反剝同上此顧希馮之
 舊也自衛包改剝為勦以刀部訓絕之字改為力
 部訓勞之字於是五經文字力部曰勦見禮記又
 見夏書而刀部反無勦字開寶中改釋文剝為勦
 勦為巢羣經音辨集韻等云勦絕也重紀馳繆莫
 能說正

御纂尚書傳說彙義作勦乃復古本之舊云

予則孥戮汝孔傳謂辱及汝子漢書王莽傳作奴顏
 師古注謂戮之以為奴也王伯厚取之又引秦誓

囚奴正士以證及子之非案顏師古匡謬正俗

古文 孥 商書 湯斲 古誓 字 云予則孥劓汝孔安國傳云

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權以脅
 之使勿犯也案孥戮者或以為奴或加刑戮無有
 所赦耳此非孥子之孥猶周書秦誓稱囚孥正士
 亦謂或因或孥也豈得復言並子俱囚也又班固
 漢書季布傳贊云及至困亢奴僇苟活蓋引商書
 之言以為折衷矣

春秋左傳夏有觀扈國語楚語士麀曰堯有丹朱舜

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解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竹書紀年帝啓十年放季子武觀於西河沈約注武觀卽楚語五觀也韓非子說疑篇引記與國語同王符潛夫論五德志啓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頌洛汭是謂五觀墨子非樂篇引武觀逸周書嘗麥解殷當作夏之五子忌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楚辭離騷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

子用失乎家術左國及周秦漢魏諸儒說五子皆如此酈道元水經注亦云太康弟曰五觀王應麟困學紀聞謂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豈朱均管蔡之比韋氏說非也全氏祖望箋又引後漢郡國志衛公國本觀故國姚姓據以爲畔觀非夏之宗室而况以爲太康之母弟乎足助伯厚之辯但啓有五觀傳文甚明意者觀國有二一爲舜後一爲五觀封如南燕姑姓北燕姬姓之類乎

有窮后羿正義引賈逵云羿帝嚳射官林之奇尙書
全解據先儒之意謂凡善射者皆謂之羿此有窮
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非是名也孟子謂逢蒙
殺羿別是一羿非有窮之羿也有窮之羿爲寒浞
所殺非見殺於逢蒙以是知羿是善射者之稱案
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草木枯焦命羿仰射中其
九日日中烏盡死楚辭天問羿焉彈日指此事此
賈逵所謂羿帝嚳射官者也有窮偃姓之君好田
左臂修而善射慕古羿之名故亦名羿故曰有窮

后羿非他人以羿目之也楚辭天問帝降夷羿革
孽夏氏胡歟夫河伯而妻彼維濱王逸注傳曰河
伯化爲白龍遊於水旁羿見歟之眇其左目河伯
上訴天帝曰爲我殺羿天帝曰爾何故得見歟河
伯曰我時化爲白龍出游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
羿何從得犯汝今爲蟲獸當爲人所歟固其宜也
羿何罪歟羿又夢與洛水神宓如交接也古歸藏
張衡靈憲李淳風乙巳占並云羿請無死之藥於
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

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母驚
母恐後其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爲蟾蜍又三餘
帖嫦娥奔月之後羿晝夜思維成疾正月十四夜
忽有童詣宮求見曰臣夫人之使夫人知君懷思
無從得見明日乃月圓之候君宜用米粉作丸團
團如月置室西北呼夫人之名三夕可降如期果
降復爲夫婦如初語皆涉於荒誕然非無因考路
史浞寒君伯明之讒子弟羿篡夏自立任以爲相
浞烝娶羿妻嫦娥小字純狐內媚外賂娛羿於畋

與逢蒙共謀殺羿此當是羿妻亡室與寒浞淫奔
詭託神仙而羿信之遂以爲天降符瑞之事飾智
驚愚後人不察遂謬傳如此也竹書紀年謂太康
被羿廢逐居斟鄩四年陟路史以爲廢逐之後世
莫知其死案天問馮珖利決封豨是孰何獻蒸肉
之膏而后帝不若陳本禮屈辭精義不若者似羿
行操莽之計於冬祭日獻鳩肉而弑帝也后帝指
太康此事亦檮杌遺聞得天問傳之可補古史之
闕王逸注謂天帝羿獵射封豨以其肉膏而祭天

誤也其說堪與尙書參考又虞汝明古琴疏帝相
元年條谷貢桐芍藥帝命羿植桐於雲和命武羅
伯植芍藥於後苑武羅諫曰帝方崇德怪草奇木
懼遷厥嗜宜食駕車之良馬帝不從於是作誼諫
羿乃伐桐爲琴以進帝帝善之名曰條谷帝稍遷
於音樂不聽政爲羿所逐居於商邱援琴作源水
之歌曰涓涓源水不壅不塞轂旣破碎庸大其輻
事以敗矣乃重太息又芸窻私志后羿獵於巴山
獲一兔大如驢異之置柙中中塗失去柙掩如故

羿夜夢一人冠服如王者謂羿曰我鵷扶君爲此
士之神而何辱我我將假手於逢蒙是日逢蒙弑
羿而奪之位二事皆罕見引用附載於此

春秋左傳哀六年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
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與今書小
異丹鉛總錄謂古文術從行中人又音道石鼓文
我水旣靜我術旣平五子之歌以術叶方音平音
道路之行如景行字作術人之雁行足行當作斯
見龜策傳

東坡書傳謂羲和貳於羿忠於夏者故羿假仲康之命命胤侯征之集傳非之以爲今案篇首言仲康肇位四海胤侯承王命徂征詳其文意蓋史臣善仲康能命將遣師胤侯能承命致討未見貶仲康不能制命而罪胤侯之爲專征也若果爲篡羿之書則亂臣賊子所爲孔子亦取之爲後世法乎論極正大然蘇說亦非臆撰金履祥通鑑前編左傳所載伯封之事似失之誣路史曰禹命伯封叔及昭明作衍歷歲紀甲寅敬授人時則伯封夏之天

官仲康征羲和而夷羿滅伯封是與王室爭諸侯耳東坡論略與此同第金氏謂左傳失誣殊非也案伯封爲樂正后夔之子古者律歷事本相通度當禹之代后夔以樂正兼羲和而封於歸夔沒之後禹命伯封就國世掌其官歲紀甲寅敬授人時此其策命之辭也左傳謂伯封貪拘忿類實有豕心后羿滅之觀左氏稱伯封之惡與胤征所謂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傲擾天紀相吻合當是伯封之國之後墮其世德尸官干誅仲康命胤

侯數其罪而討之羿於斯時逞其強橫善射之能乘間而起與王爭雄厥伯封於桑林而滅之故楚辭天問云馮珧利決封豨是歟也綜考古籍揆以情勢當年時事度必如此斯蘇氏金氏之說不爲無稽而集傳亦可相通矣至林之奇全解謂羲和黨惡於羿胤侯承王命往征之以翦羽翼此則懸揣之辭於古無據也

顧炎武日知錄羲和尸官褻天也允征之葛伯不祀忘祖也湯征之王者尊祖敬天卽王制削絀諸侯

必先不敬不孝之義說極正大

大衍歷議新歷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辰二度案邵子皇極經世仲康元年壬戌紀羲和五年丙寅與歷不同閻氏若璩尙書古文疏證以授時時憲二歷推算仲康卽位歲在壬戌乃五月丁亥朔日蝕非季秋月朔蝕在東井亦非房宿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蝕之却與經文肇位四海不合且蝕在氏末度亦非房宿總之此出魏晉間晚出書胤征篇翰案竹書紀年

目錄
卷九
太康被羿逐居斟鄩四年陟是仲康攝位四年而
太康始沒故四年始稱肇位氏宿末度已交房之
初度故經言辰弗集于房以此考之經歷未嘗不
合也

古三墳地皇軒轅氏政典先時者殺不及者殺與尙
書所引政典略同案三墳書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以爲張天覺得之於比陽民家陳振孫直齋書錄
解題以爲元豐中毛漸正中奉使京西得之唐州
民馬貴與羅泌皆疑其僞惟鄭樵信之此書真贋

不可知然其文古質有可取者

逸周書載湯誓衆之辭曰陰勝陽卽謂之變而天弗
施雌勝雄卽謂之亂而人弗行故諸侯之治政在
諸侯之大夫治於從此不知出於何篇疑湯征之
佚文也

論語予小子履一節孔安國注墨子引湯誓其辭若
此邢昺疏尙書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
國語周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予一人有罪無以萬
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韋昭解今湯誓無此則已

佚亡矣而今書湯誥有此文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又復不同史記殷本紀載湯誓全篇亦與今書字句小有同異今載之以備參考湯曰裕汝眾庶來汝悉聽朕言匪台小子敢行舉亂有夏多罪予維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汝有眾汝曰我君不恤我眾舍我嗇事而割收夏汝其曰有罪其奈何夏王率止眾力率奪夏國有眾率怠不和曰是何時喪予與汝皆亡夏德若

茲今朕必往爾尙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汝汝毋不信朕不食言汝不從誓言予則帑僇汝無有攸赦

郝敬尙書原解甘誓以君討臣其氣直而壯湯誓以臣伐君其詞正而婉

仲虺史記作中鬻大戴禮記作仲傀荀子作中歸孟子伊尹萊朱趙岐注伊尹摯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故二人等德也唐書宰相世表云

仲虺爲湯左相臣扈祖已皆其胄裔也綜考諸說
蓋萊姓朱名仲虺其字也

墨子引仲虺之誥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
帝式是惡用爽厥師與今書仲虺之誥文異又左
傳襄十四年中行獻子引仲虺有言云亡者侮之
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又襄三十年子皮
引仲虺之志曰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
之利也文亦小異

呂氏春秋驕恣篇吳起述楚莊王語仲虺有言曰諸

侯之德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
莫如己者亡荀子堯問篇作仲歸之言云諸侯自
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若
己者亡又吳子圖國篇楚莊王曰寡人聞之能得
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以呂覽荀子證之亦卽
約仲虺之言三書文小異而要與今書不同

黃宣猷說放之名同而義異舜於驩兜曰放者流竄
之也封象曰放者不及以政也伊尹於太甲序稱
放者不知朝政使之密邇祖訓也湯伐桀不曰伐

而曰放者君臣之分不可廢也

困學紀聞言仁始於虺誥言性始於湯誥言誠始於太甲言學始於說命皆在商書孔子殷人也所學皆家學也聽潮居存業本此說以爲孔子學問原於契及成湯武丁似未若王說之圓活

史記殷本紀既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母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母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

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母之在國女母我怨以令諸侯今書湯誥無此文觀誥中論民居引先王言與書序所謂從先王居意合或者帝告之逸文太史公參錄於此以帝告爲湯所作故又稱湯誥乎

天命不僭釋文僭子念反忒也劉戡林反劉卽正義所引二劉焯及炫也案詩小雅鼓鐘篇以雅以南

以籥不僭僭與南叶則劉音戲林反亦古音也

今書伊訓之文與諸書所引舛異特多孟子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毫今書作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荀子引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楊倞注書伊訓也今書作從諫弗拂先民時若為上克明為下克忠墨子引云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住疑伊字人面何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又云其桓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

君子出分一二衛小人不一又云乃言曰嗚呼舞

洋洋黃當是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

順降之百殃其家必懷喪漢書律歷志劉歆三統

歷引伊訓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

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朱子曰方當作乃即所

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案竹書紀年太甲十年大

饗于太廟初祀方明儀禮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為

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

其上鄭元注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所謂明

神也三禮圖方明木方四尺設六色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方明者上下四方之神明天之司盟用槐爲之據此則方明蓋商家一代禘祭之大典非乃明之誤也正義鄭注典寶引伊訓曰載孚于亳又曰征是三股今書並無之孔氏正義以伊訓爲張霸僞作又以劉歆鄭元之徒誤信爲真古文亦疏家偏祖之見也

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曰惟三祀十

有二月朔皆用十有二月東坡書解正月謂之十二月何也殷正月夏之十二月殷雖以建丑爲正猶以夏正數月亦猶周公作豳風而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兩山墨譟唐子西曰學者皆謂夏以建寅爲正周以建子爲正然商居其間不應無所變改因以意推之曰商以建丑爲正而三統之說興焉夫夏以建寅爲正吾於論語見之矣曰行夏之時周以建子爲正吾於春秋見之矣曰十月隕霜殺菽三月大水至商人以建丑爲正於

經則無所見夫以建子爲正者取四時之首也以建丑爲正其取義安在哉案唐氏之說如此其自信可謂勇矣然獨惜其考之殊未審也商書伊訓之首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大甲之篇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夫前乎此伊尹攝祀總朝以十有二月乙丑後乎此太甲反吉卽政以十有二月之朔蓋商以建丑爲正故皆以十二月舉大事先儒

所謂朝狩烝享皆以正朔行事者也安在於經無所見哉

劉敞七經小傳墨叔向所謂夏書昏墨賊殺臯陶之刑貪以敗官爲墨集傳取之案杜預左傳注墨不潔之稱庸臣容悅以貪位與汚吏箕斂以貪財其心一也故同以墨加之困學紀聞制官刑則具訓蒙士舞德彝則誥教小子謹始之義也

史記殷本紀伊尹名阿衡索隱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亦曰伊摯然解者以阿衡爲官名案阿倚

也衡平也言依倚而取平書曰惟嗣王弗惠于阿
衡亦曰保衡皆伊尹之官號非名也案阿倚衡平
之說本鄭詩箋蔡傳用之或曰阿衡伊尹之號案
唐虞夏后曰百揆商曰阿衡周曰冢宰皆上相之
稱阿衡亦曰保衡者皇甫謐帝王世紀太甲反位
又不怨故更尊伊尹曰保衡而鶚冠子云伊尹酒
亦立爲世師則因割烹傳會而訛未足究詰也
氏禮記大學注誤正也陳書姚察傳尤好誤正

文字亦用鄭訓真西山云惟湯顧天之明命天亦
監湯之厥德曰顧曰監天人之交近而非遠也
陳際泰五經讀丕顯者湯也文王接其統待旦者湯
也周公繼其傳

書曰營于桐宮又曰王徂桐宮居憂曰營曰徂非放
明矣戰國處士創爲伊尹放太甲之說孟子略迹
原心以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夫伊尹之志志在格君心之非而已迨王終允德
冕服奉歸此志始曉然於天下故孟子諒其心而

可之要未嘗實指其有放君之事也孔叢子執節篇趙孝成王問曰昔伊尹爲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行而得乎此也子順答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弼其君以禮亦得此道而已矣王曰方以放君爲名而先生稱禮何也子順曰以禮括其君使入於善也曰其說可得聞乎答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于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卽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徂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是言太甲在

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伊尹使之居桐近湯之墓憂喪之地放之不俾知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卽以奉禮執節事太甲者也卒其君以義強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怨也王曰善哉我未之聞也此論與孟子相發元聖之心昭然若發矇矣東萊書說南巢言放不言伐者所以維君臣之統於萬年桐宮言營不言放者所以存君臣之分於奕世徂桐曰居憂樂則心放憂則心收也

禮記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鄭注吉

讀告古文告字之誤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
壹德緇衣又引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
周有終相亦惟終文在今書太甲天作先文字小
異又引太甲曰無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
省括于度則釋案緇衣爲公孫尼子所作漢志以
公孫尼子爲七十子之弟子必及見孔子所訂之
書今書舛異如此宜梅閣諸儒力攻其僞也

陳櫟集傳纂疏善則稱君禮也今日尹躬暨湯則臣
先於君曰咸有一德則臣儕於君何也尹爲聖之
任湯學焉而後臣齊聖之湯與元聖之尹豈有形
迹之嫌哉

王樵尚書日記盤銘之義仲虺發之德日新慎終惟
始是也盤銘之蘊伊尹傳之時日新終始惟一是
也虺誥曰王懋昭大德卽日新也而欽崇天道必
申之以惟其始無自滿慎厥終知湯之銘有自來
矣太甲篇曰王昧爽丕顯亦日新也而率祖攸行
必戒之以克厥初無豫怠圖厥終知湯之銘有自
遠矣

董鼎集錄纂注危微精一四言所以開知行之端主善協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義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正義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引鄭元王制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以爲良由不見古文故爲此謬說而呂氏春秋論大篇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作五世與今書及

鄭說又皆不合觀德作觀怪觀政作生謀亦異高誘注逸書喻山大水大生大物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魅物之怪異長大也大故可以成奇謀也案怪訓魅物非是蓋古宗廟中陳設靈物繪畫奇神故孔子入周太廟見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楚宗廟壁上繪古來神異之事以垂戒屈原呵而問之因作天問是也故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梅賾之徒見怪字與經文不類因改爲德見天子七廟之文因改五爲七並下作謀亦

改爲觀政而入於咸有一德篇豈知呂覽是其藍本也

書序沃丁旣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孔傳沃丁太甲子伊尹旣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
史記殷本紀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旣葬伊尹於亳
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與書序合正義引皇甫
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
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葬祀以太牢以報大德晉
文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伊尹

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也伊尹
卒於沃丁之世經傳具有明徵乃杜預後序謂竹
書紀年稱殷仲王卽位居亳命卿士伊尹仲王崩
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也伊尹卽於太甲七年
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妄說不經蓋戰國時處士
橫議而紀事者誤信之也

書序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
巫咸作咸乂四篇呂氏春秋制樂篇故成湯之時
有穀生於庭昏而生皆一而大拱高誘注書序伊

陟相太戊亳有桑穀祥共生於朝太戊太甲之孫
太庚之子也號爲中宗又云湯生仲丁仲丁生太
甲太甲生太庚太庚生太戊凡五君矣此云湯之
時不亦謬乎案尙書大傳家語五儀篇韓詩外傳
漢書五行志劉向說苑敬慎篇王充論衡異虛篇
並作太戊事可證呂覽之誤

盤庚周禮司勳注引作般庚用今文尙書也漢石經
殘碑盤庚下篇首句正作般字釋文盤庚殷王名
也馬云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誥何非但

錄其誥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史記殷
本紀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爲帝小辛帝小辛立
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索隱尙書盤
庚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此以盤庚崩弟小
辛立百姓思之乃作盤庚由不見古文也案盤庚
古文尙書本有之特篇數分合不同史記載盤庚
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
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彙括書文
亦合其云書作於小辛之世太史公從孔安國問

如此說如堯典敘堯言事成於虞史正其類例小
司馬以史遷不見古文恐未然

黃之雋唐堂續集有盤庚不改國號論辨證極確今
錄其略盤庚遷殷而史謂改國號曰殷者非也堯
封契於商歷五百餘年至湯以爲有天下之號又
三百六十餘祀至盤庚賢聖之君一旦舉國號而
革之有是理乎自司馬遷作殷本紀改爲殷契漢
儒始有盤庚改殷之說當以詩書斷之商書盤庚
三篇但數稱新邑並不稱殷唯上篇盤庚遷于殷

敘地之文孔安國傳云殷亳之別名書序言盤庚
將治亳殷蓋湯舊都後王因河決屢遷而盤庚復
從先王居若改號則蓋遂改號爲亳尙存不忘先
王之意乃舉亳別名爲號以自絕於商耶中篇殷
降大虐爾雅殷中也承古我前后言孔傳作殷家
解蔡沈註不取蓋時未至殷烏得遽稱殷且既遷
則奠厥居易云降虐下篇作於既遷之後亦不言
殷三傳至武丁作說命尙曰有商及高宗彤日俱
不言殷唯祀高宗樂生商宅殷士連說一指代一

指地商先后殷受命殷武商邑互見一詩申培詩說謂作於帝乙之世宋世家謂襄公時追美而作後人雖駁其誤然必遷殷之後已闕二百餘祀臣民習稱其都邑云猶戰國魏都梁稱梁王韓都鄭稱鄭王人稱之耳國仍魏韓也至紂時見於書者西伯戡黎微子篇始有殷命殷邦殷民之語是時天下歸心文王但知有周忘其爲商故但稱殷紂而其臣亦自稱殷耳國仍商也尙書必曰商書不曰殷書父師亦曰商今其有災商其淪喪詩必曰

商頌不曰殷頌是國號不改也又曰殷商云者猶言蜀漢昭烈國號漢而都蜀陳壽志三國遂就所都稱蜀後世詩文因稱蜀主蜀相蜀將軍而出師表固曰漢室楊戲作武侯五十四人贊固曰季漢輔臣雖昭烈崛起偏安實不改國號爲蜀也而謂盤庚世有天下而爲之乎此義前人未發

鄭康成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篇下篇是盤庚爲君時事

正義以爲謬妄吳棫書神傳鄭大儒必有所據而言又荀悅申鑒時事篇盤庚遷殷革奢卽約化而裁之與時消息衆寡盈虛不常厥道其言亦必有所據

于今五邦馬融云謂商邱毫鄙相耿也案書序自契至湯八遷羅泌路史八遷可考者六契居番昭明居砥石復遷於商相土遷商邱上甲居鄴湯居亳自湯至盤庚五遷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盤庚遷殷前之八遷以湯終後之八遷

以湯始班氏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已十二也路史說較馬爲勝史記集解引鄭元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亳世言商之號殷自盤庚始者誤由於此

說文𣎵木生條也从弓象枝葉華函之形由聲引商書若顛木之有𣎵枿徐錯曰謂已倒之木更生孫枝也今書作由𣎵案說文𣎵古文不𣎵枿重文訓伐餘木也馬融本作枿云顛木而肄生曰枿枿𣎵古通用孔傳訓由爲用殊失古文之義

白虎通號篇引書曰裕汝衆格作裕又引書曰不施
 予一人惕作施漢書成帝紀陽朔四年詔引書服
 田力嗇穡作嗇魏志裴松之注引書墮農自安情
 作墮漢書王嘉傳引書用德章厥善彰作章皆用
 今文尙書也

說文頁部顓字注引商書率顓衆戚感作戚言部譚
 字引商書王譚告之播作譚之字絕句心部憇字
 引商書今汝憇憇聒作憇火部焮字引商書予亦
 焮謀拙作焮又心部憇字引商書相時憇民愴作

憇並眞漆書古文字知後人隸寫轉失本文者多
 矣

周禮夏官司燿鄭注謂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
 名湯熱爲觀則燿火謂熱火與賈疏申之曰予若
 觀火者盤庚告其羣臣不欲徙而匿情者予若觀
 熱也我有刑罰如熱火可畏案孔傳以觀爲視云
 我觀汝情如視火不如鄭義承上惕字有深致
 不昏作勞正義鄭元讀昏爲啓訓爲勉也釋文昏本
 或作啓音敏盧召弓攷證鄭作昏讀啓啓勉也今

書亦並作昏而說文昏字从日氏省云氏者下也
一曰民聲又斃字从支昏聲冒也引書昏不畏死
陳氏樹華云說文从昏之字不一蠱字注云蠱或
从昏以昏時出也今說文云云乃徐鉉之誤然則
此昏字當由唐人避諱所改五經文字中凡從民
之字俱作氏是其證

左傳莊十四年引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
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今書無惡之易也四字是
左氏引伸若字之意非經本文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孔傳古者天子
錄功臣配於廟大享烝嘗也正義若烝嘗對禘祫
則禘祫爲大烝嘗爲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爲大
大禘祠爲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烝嘗爲大
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禘祫爲小也知烝嘗有
功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
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是也嘗是烝之類而
傳以嘗配之魯頌曰秋而載嘗是也祭統云內祭
則大嘗禘是也外祭則郊社是也翰案詩商頌長

發序云大禘也詩中有實維阿衡實左右先王之語然則大禘以功臣配享商之制也正義引周禮大烝兼引魯頌載嘗以解傳又謂近代已來惟禘祫乃祭功臣配食時祭不及之也亦以孔說爲疑何不據商頌大禘以正之乎又案孔叢子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予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屬其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旣然矣若

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此則合諸侯之臣言之見功臣配享之爲達禮也

國語周語內史過引般庚曰國之臧則維汝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與今書文小異

度乃口釋文度徐如字亦作渡案渡乃口不知當何解或取利濟義然不如度訓法度爲順黃氏曰抄

畢命云商俗靡靡利口惟賢然則商人口之不度
由來久矣

錢時融堂書解篇中兩言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
邦舉政體也永建乃家恤私情也

左太冲魏都賦優賢著於揚歷張載注尚書盤庚曰
優賢揚歷歷試也魏志管寧傳太僕陶邱一等薦
寧曰優賢揚歷垂聲千載裴松之注今文尚書曰
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漢咸陽令唐扶頌優賢
颺歷三老袁良碑優賢之寵此皆用今文尚書也

書正義鄭注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
異夏侯等書宅岵夷爲宅岵鐵昧谷曰柳谷心腹
腎腸曰憂腎陽剗則剗云臙宮剗割頭庶剗是鄭
注不同也段氏撰異憂優之誤腎賢之誤陽揚之
誤錢氏大昕據以訂今盤庚之譌謂今其敷心句
優賢揚歷句腹卽優之譌腎卽賢之譌腸卽揚之
譌優賢揚歷卽今之腹腎腸也

漢熹平石經蔡邕所書也洪适隸續載漢石經尚書
殘碑般庚存者尙一百七十二字與今書多異備

錄於此命孔本作身何及相缺散孔作儉言曰人維舊

孔舊上有求下缺救孔作舊下有志女母翁侮成人母流

孔作汝無侮老成各共孔作爾事齊乃位度爾孔

乃口下民之承保后肯高孔作鮮以不浮下試以

爾孔作遷安定厥國孔作今孔女不下其或迪孔

稽自怨孔作怒永孔作勸憂今其有今罔後女何

下之勞爾先予卒下于茲高后卒乃知孔作降開

疾曰下能迪古我先后下民女有近孔作則在乃

心我先后綏下興降不永於戲孔作崇降今予下

絕遠女比猶孔作念以相從各翁孔作中下建乃

家孔作般孔作既下眾曰女罔台民孔作無孔勛孔

懋建大命今我孔作凶德綏孔作績下今孔爾

惠孔作朕下動萬民以遷肆上下乘孔作

哉予其勛孔作簡相爾念敬我眾朕不

黃宣猷云任政必自畫井始任政不以井邑郊甸而

田法壞域民不以此閭族黨而此法壞斂財不以

郊甸縣都而賦法壞治兵不以伍兩卒旅而軍法

壞然堯舜禹皆都冀惟殷在河南豫州地最平廣

并法易行盤庚遷殷首以奠居正位者此也前曰
無戲忘未曰罔弗欽篤敬又綏和之本焉

說命禮記緇衣引作兌命鄭元注傳說作以命高宗
者蓋說古文省作兌也今書及史記殷本紀並作
說紫桃軒雜綴石氏星經曰傳說者章祝女巫之
官司天文之內祭祀以祈子孫故有太祝以傳其
說於神宮鄭氏曰傳說一星惟主後宮女巫禱祠
求子之事蓋古有保母傳母傳說者謂傳母喜之
也由石氏則傳爲附達之義而說爲言說之說由

鄭氏則傳爲保傅之傳而說爲喜悅之悅其遂目
爲商相傳說者始於莊子追蘇子瞻作韓文公廟
碑記申呂自岳降傳說爲列星於是仍訛襲謬不
復可正矣兩山墨譚亦引石氏鄭氏之說云商之
傳說偶與同音諸家不詳其義則曰傳說騎箕尾
而去又云謂之商相說則於星之所主不相類知
東坡亦不免於承誤也

高宗亮陰禮記作諒闇鄭康成注讀爲梁鶴漢書五
行志作涼陰尚書大傳作梁闇鄭注亦云闇讀如

鷓鴣謂廬也呂氏春秋重言篇高宗天子也卽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弗言作諒闇與禮記同以余一人已下與今書小異

說築傳巖之野孔傳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史記殷本紀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皆不以說身親爲刑人而云代築猶指操作

之役崔駰達旨或以役夫發夢於君王亦因此而誤也蔡傳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丹鉛總錄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况當求於意外如尙書云說築傳巖之野築之爲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傳說起於版築雖孟子亦誤矣翰案史記正義引地理志云傅險卽傳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卽虞國虢國之界又有傳說祠以此證之是傳說版築之處卽傳說所隱之處孟子

日表
謂傳說舉於版築之間猶言起於堵室云爾解書
之築爲居獨不當孟子之版築爲巖居乎石渠意
見築之爲言擣也謂之卜築者言占卜築牆作舍
以居之未聞築訓居也以蔡氏之說爲誤看築字
未免太滯至王嘉拾遺記傳說爲媾衣者春於深
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歲
餘湯以玉帛聘爲阿衡也此又以伊尹事附合於
傳說且謂說與湯同時其紕謬不待辯而審矣
丹鉛總錄武丁嘗居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

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貼然以聽也故徵之於
夢商俗質而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聖人所
以成務之幾也翰案黃帝以大風吹垢之夢舉風
后文王以非熊非羆之夢舉太公意皆如此易曰
神道設教此之謂也

孟子引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趙岐注書逸書
也而荀悅申鑿雜言上或問厲志曰若殷高宗能
葺其德樂瞑眩以瘳疾則實指以爲高宗時書矣
或荀悅侍講禁中得觀古文乎

緇衣引兗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
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煩與今書不同而古
與勝今書黃氏曰抄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是爲干戈省躬之戒祖已曰典祀無豐于昵是爲
黷于祭祀之戒說皆有所預見其言之不虛發也
史記殷本紀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
响武丁懼祖已曰王無憂先修正事下載祖已乃
訓于王惟天監下無民字孚命作附命其如台作
其有何嗚呼下作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

于弁道餘與今書同漢書孔光傳引書惟先假王
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與史記先修
正事義合馬季長解無豐于昵云昵考也謂禰廟
也王肅亦云高宗豐于禰案武丁父小乙馬王訓
禰然則彤曰指祭小乙而言與史記云祭湯者異
義馬傳古文史記用今文孔光傳夏侯之學亦今
文也高堂隆云太戊有桑穀生朝武丁有雉雉登
鼎皆因災恐懼側身脩行故號曰中宗高宗王充
論衡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鼎祖已以爲遠

人將有來者說尙書家謂雉凶議駁不同案書中
無遠人將來之語未知所據

兩山墨譚西伯陰行善史遷之謬也孔安國論西伯
戡黎而曰文王貌雖事紂內秉王心夫遷之不知
文王固也安國號稱儒者乃亦爲是言陋矣案商
紂之世武王襲稱西伯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南薛
季龍金仁山諸儒皆以戡黎爲武王事詳見通鑑
前編若武王稱西伯則見呂氏春秋固爲書學者
宜知矣案蔡傳西伯文王也後又引或曰西伯武

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
曷爲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爲西伯矣則蔡傳言
文王者承用孔傳後言武王者兼用胡呂之說也
說文戈部戠字引商書西伯旣戠黎又邑部鬻字引
商書西伯戡鬻案尙書大傳西伯戎者是戎者爲
今文戡鬻爲古文作戠黎者從隸寫參用今文也
汗簡引尙書龕字作戎似古書又作龕矣史記殷
本紀及西伯伐飢國滅之徐廣曰飢一作阨又作
耆周本紀明年敗耆國徐廣曰一作阨鄒誕生日

本或作黎案集韻乎聲上六脂帆阮飢三字下伊帆古天子號亦地名或作阮飢通作者阮飢皆與者通作飢國者今文三家之異本也

史記殷本紀載祖伊奔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無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虐用自絕故天弃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今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末句是史遷約意言之餘詞皆用今文也

集解引鄭元曰王暴虐於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狠明德不修教法者以暴虐訓淫虐亦以今文解古文也

說文女部嫫字引周書大命不嫫又口部哱字引周書哱其耆長又辵部退字引周書我興受其退案說文於西伯摠黎微子二篇或作商書或作周書意或古文合題商周書如唐虞書之例非誤也若辵部返字引商書祖甲返案集韻上聲二十五潛返字注引說文商書祖伊返伊之爲甲則由後人

傳寫而譌耳

父師少師孔傳父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
史記作太師少師案家語比干於紂親爲諸父易
明夷彖曰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虞翻注箕
子紂叔父論語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
死馬融注箕子比干皆紂諸父朱子從之服虔杜
預以箕子紂之庶兄非也微子紂庶兄史記帝乙
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索隱此以啓與紂
異母而鄭元稱爲同母依呂氏春秋言母當生啓

時猶未正立及生紂始正爲妃故啓大而庶紂小
而嫡此或以爲同母或以爲異母其爲紂兄無可
疑者而孟子云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
子啓王子比干蓋當日言性之人不攷其實因比
干連及微子公都子亦述人言孟子只重論性亦
未暇深辯未可執此以疑彼也顧炎武日知錄古
有職異而名同者太師少師是也周官所謂孤也
論語之少師陽則樂官之佐而周禮謂之小師者
也故史記言紂之將亡其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

器韓周而後儒之傳誤以爲微子也原注云漢書古今人表亦有太師疵少師彊又莊子大宗師箕子胥餘陸德明釋文引司馬云胥餘箕子名也見尸子崔同又云尸子曰箕子胥餘漆身爲厲被髮佯狂或云尸子曰比干也胥餘其名

史記宋微子世家載尙書微子只今書五節而文多殊異錄於此以備參考史記云乃問於大師少師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陳上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殷既小大好草竊姦

宄卿士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並興相爲敵讎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殷遂喪越至於今日大師少師我其發出往吾家保於喪今汝無故告予顛躋如之何其大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蕃亡殷國乃母畏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今誠爲治國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今誠已下史遷約義言之餘並用今文也

我用沈酗于酒釋文以酒爲凶曰酗說文作醕云醉

營薛嘉穎書經菁華泰誓曰婦牧誓曰婦言紂之
亡也以色荒微子曰沈酗箕子曰沈酗紂之亡也
以酒禍

說文心部懷字引商書以相陵懷似今書相爲敵讎
之異文非佚書也

我其發出狂鄭元本作出往與史記同注云我其起
作出往也較狂字義長

用又讎斂釋文讎鄭音疇馬本作耦云數也斂力檢
力馬鄭力豔反謂賦斂也自靖馬本作清謂絜也

皆參用今文

論衡本性篇引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言紂
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
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案釋文刻音克馬云侵刻
也季長用古文說王充所引知今文尙書刻作孩
其說如此也

目耕帖卷十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書四

泰誓孔傳大會以誓衆正義引王肅云武王以大道
 誓衆謂肅解彼僞文故說謬耳又引顧氏以爲泰
 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
 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案史記周本紀
 武王乃作大誓孟子國語並引作太誓晁氏曰開
 元間衛包定今文始作泰或以顧氏在衛包前以

晁氏爲失考不知孔傳大會以大爲訓與顧彪疏引太子太宰明是太字之證衛包改經因並注疏改之耳王安石新經義以泰爲否泰之泰紂時謂上下不交天下無邦武王大會諸侯往伐以傾紂之否穿鑿爲言非經意也經典釋文序錄馬鄭所注二十九篇則亦不過伏生所傳之二十八篇而泰誓別得之民間合之爲二十九正義案史記及漢書儒林傳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

元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區別分析之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翰案今大傳中亦載有太誓而與今書之泰誓不同蓋伏生及見本書之文撮記傳中及武帝時泰誓出民間故史記周本紀漢書郊祀志平當傳劉

向說苑劉歆三統歷諸書往往稱引而馬鄭復注
而行之而今之秦誓三篇則魏晉間人之偽撰蔡
傳雖指漢儒所引為偽而復云秦誓武成一篇之
中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又引吳氏疑其書之晚
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蓋有不能盡信之意者矣
王氏鳴盛尚書後案孫氏星衍古今文尚書注疏
並輯諸書所引秦誓為一篇校錄於此

唯九年四月孫氏曰此據周本紀云九年無四月二字大傳引書曰唯四月無九年二字
太子發上祭于畢至于盟津之上此據大傳引書曰孟子離婁篇

趙氏引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此據周本紀文大傳司徒在前
誤藝文類聚卷十六太平御覽卷一百四十四齊栗
六引尚書皆作司馬司徒司空同周本紀
允哉此據周本紀文大傳無齊栗史記作信哉蓋允字之訛
允之誤也翰案呂氏春秋貴信引周書允哉允哉
高誘注周書逸書即太誓逸文允哉二字似當疊
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予小子予
受先公此據大傳引書必力賞罰以定厥功明于
先祖之遺此據大傳引書必力賞罰以定厥功明于
興師此據周本紀文齊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
旄以誓號曰蒼兕蒼兕自師尚父至蒼兕大傳無文周本紀但作師尚父號

曰此據齊太公世家索隱
云此文上下並今文泰誓
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
至者斬此據周本紀及齊世家索隱太子發升于
舟此據大傳引書文周本紀中流白魚入于舟中
王跪取出涇以燎此據大傳引書又據藝文類聚
以燎增羣公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此據大
辭既渡此據周本紀至于五日此據詩思文正義引太
復于下云云周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
烏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此經有火自上
聲魄據本紀文較大傳詳恐大傳有脫字也五至
以穀俱來詩思文正義引泰誓在其聲魄之下周

本紀及大傳俱無此語
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
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此據大傳引書文
動篇亦引尚書傳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引書曰周
公曰復哉復哉注師古曰亦見今文泰誓已上周
本紀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於王王動色變此據
太祝疏引今文泰誓周本紀省其文大傳亦無
檀弓正義亦引尚書泰誓其流為烏王動色變遂
至盟津此據齊太公世家有此四字周本紀省其
此四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同同時不謀同辭此
書正義引書序所稱泰誓史記周本紀皆曰帝紂
齊太公世家俱以不期而會省其文
可伐矣此據周本紀又文選幽通賦舊注外周書
曰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
四鄉媛館補校

矣多帝字詩闕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

宮正義引作受此據周本紀詩闕宮正義引泰誓說十一年

師歸此據周本紀詩闕宮正義引泰誓說十一年爾未知天意未可伐

惟丙午王逮師此據大傳及堯典正義引作還師太平御覽卷五百七

十四引尚書大傳作建師皆逮字之誤前師乃

鼓付鼓譟師乃怕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此據

及詩大明正義周禮大司馬注此據周本紀詩

引前師句說文引師乃怕一句此據周本紀詩

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此據周本紀詩

誓曰咸曰孜孜無怠在格于上天此據周本紀詩

下地之後無十一年十二月此據周本紀詩

民之有政有居此據詩譜序引泰誓說武王伐紂

衆咸曰孜孜無怠至有居詩鴻雁

箋引天司馬在前此據詩大周公曰都懋哉予聞

將二句此據詩大明正義

古先哲王之格言此據周禮春正稽古立功立事

可以永年丕天之此據大律此據志平此據漢書郊祀志刑法附

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

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據說苑

太子拜手稽首春官太祝疏連予聞句自司馬

尚書後案輯補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此據周今殷王

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此據

紀離邊其王父母此據周本紀文乃用其婦人之

文離邊其王父母此據周本紀文乃用其婦人之

五鄉媛館補校

言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宗是長是信是使此據漢書谷永傳引書師古曰亦泰誓之辭也五行志谷永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多罪是信是使師古曰周書泰誓辭也乃用其婦人之言句據補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此據周本紀文漢書禮志師古曰今文泰誓辭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

三此據周本紀

惟十有三年春釋文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妄看序文而輒改之集傳十三年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又云案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

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偽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翰案史記周本紀武王即位太公望爲師周公且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脩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文王以伐不敢自專記載最爲分明書武王即位則元年也書文王緒業九年謂文王受命爲西伯得專征伐初無改元之說

也書爲文王本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
言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亦無三年服畢之說自後
出孔傳以文王受命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
畢觀兵孟津以下諸侯伐紂之心而說經始紕繆
古太誓何嘗有此說也譙周古史考史記武王十
一年東觀兵十三年克紂說亦明晰後人誤合書
序之十有一年爲泰誓之十有三年釋文斥其妄
看序文而輒改之是已亦非書序誤也

同方度德同德度義林之奇全解左傳襄三十一年

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小昭二十六年王子
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下亦舉古人之語文勢正
與此同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全解據國語韋昭注以夢卜
休祥爲三復引中庸動乎四體夢也見乎蓍龜卜
也必有禎祥休祥也說有根據顧炎武日知錄伐
君大事而託之於夢其誰信之殆卽呂氏載夷齊
之言謂武王揚夢以說衆者也左傳昭七年衛史
朝之言曰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是當時有此語

翰案呂氏春秋誠廉篇揚夢以說衆高誘注宣揚
武王滅殷之夢以喜衆民畢氏沅補注案事見周
書程寤篇今已亡太平御覽卷五百二十三載其
略云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夢見商之
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于闕間化爲松柏
棫柞寤驚以告文王文王曰召發于明堂拜吉夢
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此其事也愚意恐是因
朕夢語傳會爲言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論語注言雖有管蔡爲
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百書傳云紂至親雖
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兩解不同正可見晚出書
傳之僞託於孔也

日知錄云孟子引書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
若崩厥角稽首今改之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
姓凜凜若崩厥角後儒雖曲爲之說而不可通矣
翰案今書泰誓蓋魏晉間人掇拾舊文而以己意
補綴成之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朕夢協朕卜襲于
休祥戎商必克皆見國語周語引太誓天視自我

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見孟子引太誓予克受非予
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
子無良見禮記坊記引太誓此皆襲用原文孟子
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
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趙岐注謂逸書晚出泰誓取之改爲上佑下民作
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
予曷敢有越厥志以天下爲予義意迥別左傳成
十年引太誓曰商兆人離周十人同此本語也今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
德此則遷就用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一語
爾論語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舊注亦不言出書何篇今取而分之中間夾孟子
所引天視二語孟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
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今改爲取彼凶
殘我伐用張曰彼曰我不及舊文之渾呂氏春秋
適威篇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高
誘注周書周公所作今泰誓本之改爲撫我則后

虐我則讎不及舊文之含蓄墨子天文篇引大明
云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
曰吾有命無廖僂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今
改爲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
牲粢盛旣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又
非命篇引太誓去發云惡乎君子天有顯道則行
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天命謂敬不可
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
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多用韻語相

協今改爲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
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在中篇改天有顯
道厥類惟彰二句改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攷
攷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四句在下篇而又改厥德
靡常九有以亡移於商書咸有一德篇中又墨子
引太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顯于西
土今改爲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
于西土皆不及舊文之古奧其他襲用舊文闕百
詩疏證指摘甚詳不具錄

目考
卷一
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孔傳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比干忠諫謂其心異於人剖而觀之正義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疑其骨髓有異斬而視之其事或當有所出也殷本紀云微子既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案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篇斲朝涉之足視其拇躡道元水經注淇水下老人將渡水而沈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晨寒也紂乃

於此斲脛而視髓此斲脛之所出也呂氏春秋過理篇剖孕婦而觀其化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孔子聞之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高誘注化育也視其胞裏比于紂之諸父也數諫紂之非紂不能聽故視其心欲知其何以不與人同也聖人心達性通紂性不仁心不通安於爲惡殺比干故孔子言其一竅通則比干不見殺也愚意紂謂聖人心有七竅孔子卽用紂語作歎詞言觀人心之七竅是紂心之竅不通也使其一竅通則比干必不

見剖正與史協又呂覽古樂篇周文王處岐諸侯
去殷三淫而翼文王高誘注三淫謂剖比于之心
斷材士之股刳孕婦之胎者故諸侯去之而佐文
王也斷材士之股他書無見錄之以廣異聞

史記周本紀載牧誓之文時甲子作二月甲子王上
皆有武字述作遠我友邦作我有國司徒上無御
事二字盧作纁有言下無曰字今商王受作今殷
王紂婦言作婦人言昏棄厥祀肆弗答昏棄厥遺
王父母弟不迪作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

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乃惟作乃維是使下無
是以爲大夫卿士句宄作軌商邑作商國恭作共
不愆並作不過六步上無于字勗皆作勉如虎如
貔如熊如羆作如虎如羆如豺如離弗迓克奔作
不禦克奔躬作身

說文犬部狙犬行也从犬巨聲引書尙狙狙案淮南
子齊俗訓狙狽得埤防弗去而緣高誘注狙狙豚
埤水埤防隄也狙音垣集韻平聲二十二元狙狙
貉類或从犬二十六桓狙字引說文犬行也與廣

韻並兩收之韻會狃字附見狙字注止訓貉類遺
犬行之訓非是洪武正韻竟收狙刪狙專訓貉類
其失尤甚矣

文選西都賦注引歐陽尚書說螭猛獸也救離切案
史記如虎如羆如豺如離集解徐廣曰離與螭同
蓋今文作離而歐陽經又作螭也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孔傳迓訓迎擊役所使用釋文
迓馬作禦禁也役馬云爲也爲于僞反正義王肅
讀御爲禦言不禦能奔走者如殷民欲奔走来降

者無逆之奔走去者可不禦止役爲也盡力以爲
我西土王肅說本季長而云讀御爲禦是王肅本
迓作御也

集傳以武成篇次錯亂據劉氏王氏程子改正次序
別爲今考定武成一篇歸有光又考定武成篇脈
絡貫通視前尤精密案尚書大傳有武成篇記武
王問太公召公周公之言盧氏見曾云此伏生載
武王伐殷識其政事非今所有武成

顏師古匡謬正俗武成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鬯孔

安國注云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
桃林之牧地徐仙音豨爲始售反徐邈字仙民此云徐仙師古避
唐太宗諱案武成篇當云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
于桃林之野此與序意相承又許氏說文解字云
豨豨也字林豨音火又反獸字从豨从犬斯則六
畜之字本自作豨於後始借養字爲豨耳且豨獸
類屬不同豨者人之所養獸者山澤所育故爾雅
論牛馬羊豕則在釋畜論麋鹿虎豹卽在釋獸較
然可知若武王歸鹿華山之陽放虎桃林之野可

言歸獸所歸放者旣是馬牛當依豨字本音讀之
不得以豨作獸字一邊便謂古文省簡卽呼爲獸
困學紀聞亦以師古說爲是集傳作歸獸似失古
義翰案岫屢禹碑鳥豨之門亦以獸爲豨則二字
古實通用也

漢書律歷志引周書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翼日
癸巳武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正義劉歆作三統
歷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又
云唯四月旣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

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餗
于周廟案班志盡本劉歆歆與父向典校秘書及
見古文故引之也說文月部霸古文 香月始生
魄然也今作魄者從隸寫詩緯推度爰月三日成
魄八日成光蟾蜍就穴鼻始宋均注穴決也決鼻
兔也魏了翁讀書雜抄月三日則成魄朱氏曰魄
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
皆謂之二三日月初生時也凡言既生魄皆謂月
十六日月始闕時也

王充論衡語增篇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
赤地千里又引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
至仁伐至不仁如何其血之浮杵也引書及孟子
並作浮杵又有赤地千里句似用今文尙書並孟
子亦改之也今孟子作 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今書
作血流漂杵正義以杵爲舂器邱光庭兼明書孔
安國曰血流漂杵甚言之也明日血流漂杵不近
人情今以杵當爲杵字之誤也案詩云赳赳武夫
公侯干城左傳卻至舉 此云公侯之所以扞城其

民也則是古人讀干爲杆杆一名楯漢書云血流
漂槽槽卽杆俗呼爲傍牌此物體輕或可漂也翰
案邱氏說於情事爲近但云體輕可漂則猶解漂
爲浮考釋文漂有亡妙敷妙二反當讀如史記淮
陰侯傳竟漂數十日之漂言血流灑於槽間迸激
斑點如水中擊絮者然

呂氏春秋慎大覽武王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且進
殷之遺老而問殷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
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發巨橋之粟賦鹿

臺之財以示民無私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賑窮
困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宮表商容之閭士過者
趨車過者下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爲諸侯諸大
夫賞以書社庶士施政去賦然後濟於河此反商
政政由舊之實證可與論語謹權量二節參通

史記周本紀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張守節正義封謂
益其土及畫疆界括地志云比干墓在衛州汲縣
北十里二百五十步嘯堂集古錄有比干銅盤銘
曰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於是焉保此或

封墓時之遺器歟

皇甫謐帝王世紀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卽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殷民曰是

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韓詩外傳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史記樂毅傳燕王遺樂間書曰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此商容之事實可考者也

荀子大略篇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間楊倞注表
築旌之尚書大傳表商容之間商民曰王之於賢
人也亡者表其間況於存者乎史記周本紀命畢
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間又留侯世家武王入
殷表商容之間索隱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呂
氏春秋審應覽離謂篇箕子商容以此窮慎大覽
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宮表商容之間高誘注一
謂商容紂時賢人老子所從學者也一謂殷之賢
人老子師也故表異其間此以老子師常擬爲商

容時代不合其言表間與諸書合今書作式商容
閻正義集傳並訓馮式與表字義少別要皆以商
容爲殷賢人也禮記樂記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
容而復其位鄭康成注謂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
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以容爲禮樂其說甚異兩
山墨譚世說商容者商之賢人也以其知禮故今
世太常禮樂之司謂之容臺蓋因商容而立稱也
予讀淮南子言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
而不脩是致君臣不親骨肉疏忌植社槁而墜裂

容臺震而掩覆注謂容臺者行禮容之臺言桀不能行禮故天震動而敗之是夏之時已有所謂容臺矣其謂治於商容者臆說也翰案世俗之誤承鄭之注禮而鄭氏之誤則以夏有容臺行禮容因以商容爲商之禮樂也

史記周本紀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萌隸水經注引竹書紀年曰武王親禽受辛於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南單之臺蓋卽鹿臺之異名也

孟子曰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趙岐注謂尙書逸篇之文今書武成作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語句與孟子殊異又詩鹿鳴毛萇傳引書曰篚厥元黃正義今禹貢止有厥篚元纁之文而鄭注禹貢引胤征曰篚厥元黃則此所引亦爲胤征文鄭誤也當在古文武成篇矣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尙書故不同耳翰案漢書杜林傳林傳古文尙書林

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解鄭元注解由是古文遂顯於世鄭注古文篇目雖仍今文二十九篇之目其他古文佚篇必及見之如引伊訓及胤征皆真古文自與晚出之書不同若張霸百兩篇在漢時未久卽廢鄭何故引用之也

洪範今文尙書作鴻範漢書五行志禹治鴻水錫洛書法而陳之鴻範是也史記宋微子世家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大道箕子以鴻範陳之東坡書傳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易爲爲武王陳洪範也天以

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爲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案尙書大傳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旣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大傳之言如此然則武王以公天下之心繼商後而封商賢箕子亦諒聖心之至公來朝於周不可謂非臣禮蘇說未甚協也又大傳有鴻範五行傳維

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維時洪祀六沴用
咎于下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若六沴作見若是
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
六沴作見若不共禦六伐既侵六極其下禹乃共
辟厥德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用王極云云又詳
紀六沴之禮案此當是夏代典故伏生得而傳之
夏侯始昌善推師法以傳族子勝下及許商劉向
父子各著論記漢儒醇如董仲舒其說公羊春秋
亦用伏氏家法京房易傳亦與傳說相表裏晉代

古文學盛而伏氏及三家浸微蔡季通作洪範數
而非漢儒舊法王安石之徒以天變不足畏乃反
譏伏生明災異爲蔽不亦過哉

史記宋微子世家載洪範全篇字句與今書有異而
序次與今書悉同宋余燾者嘗上言洪範諸疇皆
有衍文而四五紀獨無今詳庶徵疇內王省惟歲
以下乃五紀原文也蓋編簡錯出於此因請改正
以傳示學官爲臺諫排擊而止蘇東坡葉石林張
無垢洪容齋皆嘗有是說金履祥因從而改正之

以王省惟歲以下至則以風雨次於五曰歷數之
下斂時五福以下至其作汝用咎次於六曰弱之
下明吳興陳寔本仁山所補定者剔出凡厥庶民
無有淫朋一節仍屬五皇極去其附六極下惟辟
作福二段次八曰賓之下以合於入政之疇詳爲
論說具載兩山墨譚金陳二君用意良勤而不免
勇於改經矣

惟天陰騭下民釋文陰默也馬云覆也騭之逸反馬
云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案呂氏春秋君守篇

引鴻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高
誘注陰陽升騭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
明之以仁義也與馬說合此確爲漢人古訓

尙書大傳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
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是爲人用禮記月
令正義引異義今尙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
土也肺金也腎水也漢書李尋傳五行以水爲本
其星元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公
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漏溢爲敗

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
河出圖洛出書又孔光傳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
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
屢降皇之不極是謂大中不立五行志引書亦作
羞用五事師古注羞進也案漢書儒林傳大夏侯
氏傳齊人周堪及魯國孔霸霸傳子光小夏侯氏
傳平陵張山拊山拊授同縣李尋及鄭寬中三家
佚說此其勵存者

洪範八曰師下有食曰生貨曰節祀曰敬司空曰時
司徒曰德司寇曰慎賓曰禮師曰律生乃蕃節乃
裕敬乃之時乃悅德乃化慎乃仁禮乃嘉律乃有
功五十二字孫承澤洪範集義以爲朝鮮本有此
是箕子傳謂仁山金氏言之

尚書大傳鴻範云不叶于極不麗于咎毋侮矜寡而
畏高明史記宋世家亦作毋侮鰥寡太史公蓋參
用今文也

無偏無陂釋文陂音秘舊本作頗音普多反案唐元
宗以此句韻獨不叶因周易泰卦無平不陂詔改

無頗爲無陂陸氏在唐初則本作頗尙未改從陂字何得云陂音秘舊本作頗乎知尙書釋文開寶中改竄者定不少也又案呂氏春秋貴公篇引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宋世家載鴻範亦作無頗義古音俄與頗正叶楚辭離騷循繩墨而不頗王逸注引易無平不頗知古易本亦不作陂也唐人妄改經文疎繆如此漢書王嘉傳引箕子戒武王曰臣亡有作福作威亡有玉食下多亡有二字楚元王傳劉向引書臣之

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後漢書第五倫傳張衡傳荀爽傳戰國策高誘注引書並先威後福蓋今文尙書如此又漢書孔光傳引師說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此用小夏侯說若韓非子引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從王之路蓋述洪範語意而以自行其文也

說文卜部卜卜以問疑也从口卜引書卜疑徐鍇繫

傳引尚書明用𠂔疑許用古文稽作𠂔也案𠂔又作𠂔杜佑通典西國用羊卜卜師謂之𠂔𠂔今卜家扶𠂔本此俗譌作箕非也

周禮春官太卜鄭注引洪範曰雨曰濟曰圉曰蠱曰剋詩齊風齊子豈弟箋云古文尚書以弟爲圉案說文引尚書曰圉與毛詩箋周禮注同下復云圉升雲半有半無蓋用古文家說許從賈逵受古學鄭從馬季長治尚書亦淵源於衛賈故依賈氏所奏丁度集韻誤刪曰字以圉圉升雲爲一句半有

半無爲一句而容齋隨筆文獻通考諸書遂以當尚書逸句非也又案史記宋世家載鴻範曰雨曰濟曰涕曰霧曰克集解涕尚書作圉霧徐廣曰一曰洩曰被鄭元云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圉者色澤而光明霧者氣不釋鬱鬱冥冥光者如禳氣之色相犯也史記鄭注皆參用今文也

曰貞曰悔說文卜部𠂔引書曰𠂔正義引鄭元云卜五占用謂雨霽蒙驛克二衍忒謂貞悔也斷用從

上句二衍忒者指謂筮事王肅云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三人古則從二人之言孔傳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善鈞從衆卜筮各三人正義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白虎通著龜篇或云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然則三人占者舉士禮以上推之也

白虎通著龜篇引書女則有疑無大字楚辭招魂王

逸注引尚書曰決之著龜段氏撰異以決之著龜爲今文尚書當在金滕洪範等篇又云按此用尚書大傳大誥天下從然後加之著龜也古多以傳系諸經者案王逸明言尚書此當是謀及卜筮之異文

子孫其逢吉孔傳逢訓爲遇釋文馬云逢大也案禮記儒行衣逢掖之衣鄭注衣掖下寬大也亦訓逢爲大

後漢書荀爽傳五躔咸備各以其敘矣章懷太子注

目表
卷十
躋是也引史記云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
曰哲時燠若曰豫時寒若曰聖時風若五是來備
各以其敘也案今史記作五者來備而又作治哲
作智燠作奧則今本史記非章懷所見之舊本又
律歷志安帝延光中尙書令忠上奏五是呂備監
本亦作是字李雲傳得其人則五氏來備案今文
尙書作五是作躋者是之轉注作氏者是之假借
也

尙書大傳視之不明是謂不愆厥咎茶厥罰恒燠史

記宋微予世家漢書五行志何休公羊傳注論衡
寒溫篇並作舒案舒亦茶也禮記玉藻諸侯茶注
讀如舒遲之舒荀子大略篇諸侯御舒楊倞注茶
古舒字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引詩荆茶是徵
索隱茶皆舒則古茶舒二字通用矣

庶草蕃廡說文林部鞮字引商書庶草鯨鞮劉三吾
書傳會選古文蕃廡之廡但作無而有無之無但
作无與亡後人既以無爲有無之無故此經但以
广別之廡乃堂下周屋音同而義則非矣

魏了翁讀書雜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洪範注止言箕好風畢好雨月令正義乃謂鄭注洪範中央土氣爲風東方木氣爲雨箕屬東方木木尅土土爲如當如之所好故箕星好風西方金氣爲陰尅東方木木爲如畢屬西方當如之所好故爲雨也又周禮疏引鄭注土十爲木八妻木八爲金九妻丹鉛總錄亦因前說而明之云雷電在室南霹靂在雷電南雲雨在霹靂南土工吏在壁西南蓋雷公電嫗雲將雨師與夫霹靂斧吏皆北方水府之精

而嫗訾爲天門故其神棲焉室不得而司之也荀悅漢紀高后紀引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寒有暑今本無下句蓋三家今文尙書多此四字也

旅葵釋文引馬云葵作豪酋豪也正義引鄭云讀葵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於周案馬鄭傳古文學此言必有所受乃孔氏以爲不見古文妄爲此說抑思晉代晚出之書能如漢儒相承之義耶

左傳僖五年引周書曰民不易物惟德繫物今書旅
癸改之爲人不易物惟德其物不及左氏之奧
書序旅癸後次旅巢命李杞謙齋書解成湯放桀於
南巢巢人納之意者終商之世義不朝商乎誠如
是亦足以見巢之忠商之盛德矣商亡而周興於
是巢始來朝錢時融堂書解夏桀保走三腹湯伐
之遂奔南巢南巢要險之地恃其險遠始不服而
今來朝故特命之二說未知何據然可以補史傳
之缺也

漢書梅福傳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
雷風著災師古曰尙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
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
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滕之
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
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案今尙書
大傳周公死成王不葬於周而史記魯周公世家
葬於畢示不敢臣也餘皆脫佚
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
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滕書後漢書

舉傳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
天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卽有反風之應章
懷太子注引尙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
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乃成王寤金縢之
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
雨禾稼盡起此皆今文之說也史記蒙恬傳成王
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乃書而藏之
記府及至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欲爲亂周公走
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沈書乃流涕曰

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索隱不知出何書曾世家
亦與蒙恬傳同王充論衡感類篇引金縢云儒者
說之以爲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之禮葬公
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
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又云古
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
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然則周公奔楚蓋古
文家說也特蒙恬傳以武王有疾爲成王則獨異
譙周古史考秦旣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

本末南軒書說至誠可以回造化若金滕策祝之辭則不無妄傳者郝敬尙書辨解讀金滕者但當求聖人仁孝忠信之忱而不必奇其事可謂卓識矣此本鄭康成義正義載鄭答趙商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歔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者若在尙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然則命有定分非可代死自古不廢自有其人但不見爾名通之論也

說文心部忛字引周書有疾不忛釋文豫本又作忛許用古文作忛忛與忛通古本作忛者是孔傳舊本史記魯世家王充論衡僞死篇司馬彪禮儀志並作不豫是今文作不豫也書序武王有疾釋文引馬本作有疾不豫馬氏參用今文今作豫者後因書序豫字因並改忛爲豫也

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丕作負索隱引鄭元曰丕讀曰負隗囂移檄曰庶無負子之責蓋古讀如此釋文丕鄭音不正義亦云鄭元云丕讀爲不愛子

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然則小司馬謂鄭注不讀曰負者或鄭有兩訓歟

史記魯世家載金滕篇文不豫負子外與今書字多異如我其爲王穆卜作繆卜公乃自以爲功作爲質植璧秉珪作戴璧惟爾元孫下作王發勤阻疾予仁若考作且巧乃元孫作王發茲攸侯作茲猷食下無能字誚公作訃公弁作朝服其新逆無新字皆用今文尙書也論衡卜筮篇乃并是吉并作

逢亦用今文

我之弗避釋文辟扶亦反說文引作辨云必亦反法也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正義引鄭元以爲武王崩周公爲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卽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鳴鴉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啓金滕之書迎公來反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管蔡傳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爲東征非也吳澄作董鼎輯錄纂注序論蔡傳云金滕弗避

鄭非孔是昭昭也既迷於自擇而與朱子詩傳文集不相同然謂鴟鴞取卵破巢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則又同於詩集而與上文避居東都之說自相反案朱子亦謂當從鄭氏以辟爲避蔡氏用鄭說良是特說鴟鴞之詩不從毛鄭故前後牴牾爾

禮記正義引鄭注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明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避之居東都時

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族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是成王年十八也故書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明年成王卽政年二十二也公羊傳疏引五經異義古文尙書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滕之書時年成王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劉

恕通鑑外紀引譙周五經然否論古文尙書說武
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
午歲出居東癸未歲返又杜佑通典引五經然否
論云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
喪冠也周公未及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
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後出也按五經異義
云喪冠也者恐失矣按禮傳天子之年近則十二
遠則十五必冠矣許氏譙氏說與鄭氏不同而可
互考惟說成王卽政之年似非案尙書大傳居攝

四年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鄭據四年封康叔成
王年十八召誥書序成王在豐經書王朝步自周
則至于豐至豐告廟則成王於是年卽新政年實
十九鄭謂居攝七年成王年二十一明年成王卽
政年二十二則誤解大傳七年致政之語致政者
致仕而歸非至是年始歸政於成王也

釋文噫馬本作懿猶億也案億當訓如左傳心億則
樂盡姑億吾鬼神之億猶云安也然頗費解馬本
旣作懿必用古本不若如字訓爲美也謂歎公之

美較孔傳作噫訓恨辭義長

新逆釋文馬本作親迎詩正義引鄭注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孔傳訓新逆爲改過自新遣使者迎與鄭合蔡傳用馬說

大誥王若曰禮正義引鄭注王謂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也王肅以爲稱王命故稱王家鄭說非也信如其說則羣叔之流言非虛矣宜子雍攻擊之也

猷大誥爾多邦釋文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正義鄭王本猷在誥下段氏曰漢書翟方進傳翟義起兵討賊莽依周書作大誥亦言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三王公列侯莽所依者今文尙書也然則古文今文並作誥猷不作猷誥也

陔餘叢考裴晉公詩願續延洪壽千春奉聖躬毛奇齡引以證尙書大誥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謂孔傳以不少延洪爲句惟我幼冲人又句自蔡沈注尙書以少延句洪惟連讀遂致天壤之間無此二字漢書翟方進傳翟義舉兵討王

莽莽依周書作大誥其起語曰不弔天降喪於趙
傅丁董洪惟我幼冲孺子是知洪惟連讀在漢已
然毛氏謂創自九峯者亦非也翰案釋文馬讀弗
少延爲句則知漢人固兩讀並用也又案新莽作
大誥襲取周書段氏撰異盡以今文推之弗遭慙
云蓋今文尙書作遭非以故訓字代之也熙下云
已作熙師古曰疑辭此今文尙書也予豈敢自比
於前人乎云此卽經之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也
疑今文尙書作比予敬以于云翼莽作敬予遭天

役云造莽作遭皆以爲今文尙書攸受休畢莽作
所受休輔按上文弼作輔裴亦作輔而弼與畢音
近今文尙書蓋作攸受休弼若祖宗迺有效湯武
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云今文尙書友蓋作友今
文家必云友者效也效湯武也故莽用其說若稽
夫云莽傳作嗇夫有旨疆土云正義三云旨意皆
作旨大誥正作旨蓋今文尙書與古文尙書同也
又據後漢書肅宗紀注引尙書乃不肯堂矧肯構
按陳壽三國志用克構字蓋今文尙書作克也所

考皆精確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

尚書大傳引書曰民儀有十人班固北征頌民儀嚮
慕羣英影附亦用今文民儀二字也因學紀聞民
獻有十夫予翼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周公以賢
卜天意史失其名不獨魯兩生也翰案十人卽十
夫姓名不傳集傳以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解作亂
臣十人周公亦在十亂之數豈應連已數之似不
若闕疑爲是

洪适隸續載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云古文三百七

篆文二百七隸書二百九十五有一字而三體不
具者皇祐癸巳年洛陽蘇望氏所刻臧氏琳以左
傳較之見內有尚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三篇錯
於左傳中因爲正之分爲六段第一段自事不至
卹民爲大誥前半篇計七十字第二段自文侯至
茲矢爲文侯之命前半篇又錯出末數句計二十
九字第三段自今正至荒寧爲文侯之命篇篇首
又錯出呂刑末數字計六十六字第四段自家純
至其百爲文侯之命篇計十八字第五段自寡蠢

至不子爲大誥篇一節計四十三字第六段自五
刑至今疆爲呂刑後半篇間有錯出者計六十九
字連重文共二百九十五字載入經義雜記孫氏
星衍復校刊入平津館叢書中其大誥篇大倮龜
寶作倮粵茲載蠢作戮難大艱作難以說文考之
蝨部蠢載古文引周書我有載于西土與石經載
字合殘珪斷璧彌足珍已

尚書大傳載微子之命微子將往朝周過殷之故虛
見麥秀之蘄蘄禾黍之蠅蠅也曰此父母之國宗

廟社稷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爲朝周俯泣則
近婦人推而廣之皆雅聲請之麥秀歌曰麥秀蘄
兮禾黍蠅蠅彼狡童兮不我好仇案此爲伏生述
微子朝周事與今書微子之命不同而史記宋世
家亦載此以爲箕子朝周事其詩云麥秀蘄蘄兮
禾黍油油彼狡僇兮不與我好兮亦與大傳文句
小異蓋古文今文二家傳聞異辭也文選注引大
傳作麥秀蘄蘄禾黍油油與今大傳文異或因史
記而涉誤歟

書序微子之命下有歸禾嘉禾二篇俱佚尙書大傳有嘉禾當是佚篇之文中記越裳氏使請曰吾國之黃耆久矣天之無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作烈風淫雨劉勰文心雕龍烈淫義當而不奇別淮理違而新異則知元宴所見本當不誤也

康誥孔傳康圻內國名正義以定四年左傳祝佗云命以康誥故以爲命康叔之誥知康圻內國名者以管蔡歸霍皆國名則康亦國名而在圻內馬王亦然惟鄭元以康爲謚號以史記世家云生康伯

故也則孔以康伯爲號謚而康叔之康猶爲國而號謚不見耳案孔以康爲國確不可易鄭以康爲謚康叔生康伯焉有父子同謚之理乎融堂書解康圻內國叔封衛稱康從其始封而言也與微子不稱宋同翰案康叔始食采於康故稱康叔猶周公食采於周故稱周公也後乃封衛封魯耳康叔之衛成王乃以始封之康命叔之子居之故康叔子號康伯也微子微仲正其例若汲冢書解克殷解言武王卽位於社南衛叔封傳禮史記周本紀

亦言衛康叔封則在武王時稱衛者追敘之詞也
胡士行尙書詳解康誥詳言刑罰按左傳周克商蘇
忿生爲司寇故立政言司寇蘇公又定四年傳康
叔爲司寇則繼蘇者叔也篇中曰外事外庶子外
正皆就所封之衛言曰內事卽王朝司寇職也然
經言往盡乃心汝往哉並無留朝掌刑之意則繼
蘇或異日事非封衛時事也翰案殷民頑梗故篇
中詳言慎罰之事惟康叔能勿替敬典故蘇公之
國乃使康叔替之觀祝鮀對萇宏之言命以康誥

而封於殷墟是一事後又言周公爲大宰康叔爲
司寇是一事本自分明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
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東坡書傳此洛誥之文當
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蔡傳從之因以王爲武王
謂舊說周公以成王命命康叔者非是時瀾增修
呂氏書說不遷者爲餘民復命康叔訓導之遷洛
者告以多士多方不遷洛者命以康誥酒誥篇首

四十八字非洛誥脫簡也說最精當翰案左傳定
四年祝鮀說康叔封衛事云取於有闕之士以共
王職取於相士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誥康叔時
無洛邑何言東都東蒐乎特孔傳說謂成王命康
叔因說朕其弟云王使我命其弟封而以寡兄爲
寡有之兄迂曲難通所以來蘇蔡之疑也案尙書
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
年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六年制禮作
樂七年致政說周公攝政最詳孔釋惟三月爲周

公攝政之七年年數與大傳不合而其爲攝政時
事則可信夫周公攝政以武王崩成王年幼未可
卽政故攝之攝政者攝武王之政也成王未立則
王號仍宜屬之武王此篇乃周公攝政稱武王命
以誥康叔故有朕弟寡兄之語如此說則孔蔡兩
傳皆可通矣

孟侯孔傳孟長也五侯之長爲方伯使康叔爲之正
義引略說太子年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旣禮制
無文義理駢曲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爲孟侯以

爲不可信案伏生爲秦博士及見周之典禮此說必非杜撰蓋成王未立太子也成王當立則嗣君也周公稱武王命首呼成王爲孟侯在成王則猶在臣列得事親之禮在周公則不敢自尊得尊君之義太子十八稱孟侯當由是著爲周制古說未可厚非也若大傳所載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筮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見橋實高高然而上

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杵二三子復往觀之見杵實晉晉然而循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杵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抑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公子曰君子哉商子也說杵材篇義以杵者爲子道又康叔與伯禽並舉玩其文義似以康叔爲周公之子蓋由以王爲成王而與朕弟語必不可通遂輾轉附會而成誤此則今文家之駁說不可信矣

荀子本闕篇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與今書
文異

左傳僖三十二年引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
弟不共不相及也蓋括用書語蔡元度云先責子
之不孝然後責父之不慈先責弟之不恭然後責
兄之不友周禮有不孝不弟之刑而無不慈不友
之罪卽此意也

劉向說苑君道篇引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敬慎恭
已而虞內自平故書曰文王之敬忌

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
經文酒誥脫簡一揚子法言酒誥之篇俄空焉胡
朏明謂此自雄較書時酒誥全亡與劉向時酒誥
僅脫一簡不同案揚與劉同時而差後其云俄空
亦指脫簡而言胡氏說非也尙書大傳酒誥有三
曰封唯曰圭璧今書無此句其卽脫簡之文歟
尙書大傳引書惟乃丕緦考文王克明俊德後漢書
和帝紀詔曰朕寤寐惻惻矜章懷太子注引書惻矜
乃身皆用今文漢書武五子傳母相爲逸段氏玉

裁云疑卽康誥母康好逸豫之異文

潛夫論述赦篇引書王曰於戲敬明乃罰人有小罪
匪省乃惟終自作不與戒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
殺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旣道極厥罪時
亦不可殺又引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二句與漢書
宣帝紀風俗通義皇朝篇引書同皆今文也
史漸云酒誥作於商俗淫酒之時至後賓筵諸詩作
自衛武能世守其訓者矣

酒誥王若曰釋文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
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母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
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以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諡
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愷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
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
專從故曰未聞也正義引鄭元云成王所言成王
之道則鄭本亦作成王當是魏晉間人因季長說
而刪之也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南軒書說酒之爲物本以奉祭
祀供賓客此卽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於

失德喪身卽天之降威也釋氏本惡天降威者乃
併天之降命去之吾儒則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
降威者去而天之降命者自在如飲食而至於暴
殄天物釋氏惡之而必欲食蔬茹果吾儒則不至
於暴殄而已衣服而至於窮奢極欲釋氏必欲衣
壞色之衣吾儒則去其奢侈而已至於惡淫慝而
絕夫婦吾儒則去其淫慝而已釋氏本惡人欲併
與天理之公者而去之吾儒則去人欲所謂天理
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釋氏惡其泥沙之濁而窒之

以土不知土既窒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然澄其
泥沙而水之清者可酌此儒釋之分也朱子謂是
解千百年儒者所不及

白虎通商賈篇尙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方言遠
行子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用字上
屬爲句孝養二字作欽又爵篇引尙書侯甸任衛
國伯邦作國皆今文尙書然也

舊讀矧惟若疇圻父爲句薄違農父爲句若保宏父
爲句定辟爲句孔傳况所順疇咨之司馬乎况能

迫迴萬民之司徒乎又云宏父司空當順安之又云三卿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王安石新經義以違保辟絕句朱子以爲魯出諸儒之表集傳解從介甫所讀林之奇全解先儒曰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此三者唯圻父見之於詩詩曰圻父予王之爪牙圻父帥爪牙之士則其爲司馬可知也集傳用林氏說釋文疇本亦作壽詩釋文若壽此古疇字本亦作壽孔注尚書直留反馬鄭作壽然則作壽者馬鄭本也

東坡書傳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爲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說甚圓活然不如張震尚書小傳云此告者之辭云爾勸汝執而盡殺之也當思之是商之諸臣化紂爲淫酒者而可遽殺之乎亦姑教之而已若不教而使陷於罪是亦我殺之也周公戒康叔皆止殺之詞奈何以爲勸哉困學紀聞取之以爲此說得忠厚之道說文手部

柯搗也从手可聲引周書盡執柯然則古文本作
柯傳寫訛爲拘耳

論衡効力篇引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
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
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
有力之驗也段氏玉裁曰按今文尙書之乖異如
此律與亂雙聲且古文亂作𠄎相似而𠄎字則古
有今無賢與監則形略相似孫氏星衍曰此今文
說以戕爲彊以宥爲有者

至于屬婦說文引周書作媯婦云媯婦人妊身也从
女芻聲此古文家說可證晚出孔傳訓屬爲存恤
之非古義矣釋文屬音蜀云妾之事妻也可備一
解

司馬光類篇斲塗也引書斲丹牒賈昌朝羣經音辨
斲塗也引書斲堅茨二書據今文作斲說文牒字
引周書斲丹牒據古文作斲皆與注疏本作塗不
同

釋文牒馬云善丹也與孔傳塗以漆丹以朱皆以丹

朱色正義鄭元引山海經云青邱之山多有青虺
則鄭以虺爲青色也案以虺爲朱色與丹復鄭說
是也後人用丹青卽丹虺之義

皇天旣付中國民釋文付如字馬本作附蓋訓臣附
之義也孔傳於先王肆斷句朱子云尙書句讀有
長者如皇天旣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是一
句蔡傳因以先王斷句肆字屬下讀



